



次魏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九

回明樓

鎬大防

神道碑

少傳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
太師謚文忠用公神道碑

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屬精求治久而不倦
聖德日新光紹 祖宗宰相凡十有五人明良
會遇可謂盛矣其相為終始全德備福亦未有
如益國周文忠公者始公親見龍飛御名之立
已嘗預議中間再出力排權倖沮其方用忤旨

去國略不少貶士大夫之過計者謂公不復用
矣聖明洞照愈加褒擢遂至元宰任天下之重
周旋密勿終贊與子之決以孝宗之實審實
聰公之明敏肅給真千載之過而又事光宗
於春宮夾輔初政功成身退既掛衣冠猶被
主上寵光者十年嗚呼其可謂聖朝之宗臣矣
公薨之二年嗣子綸以書抵回明樓某曰先公
既葬而隨碑未立謂某荷公之知晚而益深又
嘗得罪太史氏俾為之辭且示以今參知政事
李公壁所作行狀某不佞謹摭其大槩洎平日

見聞之實而書之公諱必大字子克一字洪道
世為鄭州管城縣人曾祖衍朝奉郎祖說左朝
散大夫父利建以上舍魁登第終左宣教郎太
季博士以公貴三世俱贈太師秦國公曾祖妣
郭氏祖妣潘氏李氏張氏妣王氏俱贈秦國夫
人宣和中祖為吉州通判因家焉外祖給事中
靚知平江府靖康元年公生於郡治幼孤歸信
州外家從叔人陳持季太夫人躬督誦書率至
夜分十三而太夫人卒公託誦絕人徒手入奉
場有問者應如響文又工綴遂名薦書紹興二

十一年擢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參軍
改監行在和劑局門以鄰火罷二十七年中博
季宏詞科循左修職郎建康府季教授三十
年除大季錄召試館職高宗稱奏篇謂它日
可掌制除祕書省正字循左文林郎三十一年
改左宣教郎兼權國史院編修官三十二年五
月除監察御史六月孝宗即位八月除起居
郎直前奏事上曰朕曰見鄉文有近作進來
此着注之始也侍立講筵奏功講非為分章析
句正欲從容訪問以裨聖聰究治體兼編類聖

通津門拐子城公說統制官鄭建雄選健卒繼
而出戰虜失利小却錄立切姓名為之謁都大
守禦使孫傳傳欲置籍次第之公曰首戰獲捷
行賞豈可緩邪願以便軍從事傳從之士氣十
倍是以一拐子城虜攻之兩旬不能下十二月
戊申虜自宣化門入公往麗景門見統制官渠
世曰事亟矣請速分兵扈法駕上召見公宿
禁中乞命世將兵保東華門班直蔣宣等率衆
聲言奉皇帝奪方勝門以出突欲劫內帑公
復乞以世兵三百与左言俱入斬蔣宣等餘皆

殿梁所命或云始公欲入而未得日掃李丞相
邦彥之門會有旨前宰執赴殿廷議事公又懇
曰此其效鳴之時也李攜以入忽於殿下高呼
欽宗愕然使問之即大言曰臣真宗朝故相
王旦之孫也有致君澤民之術無路自進比歲
嘗上書言大遼不可滅女真不可盟果如臣言
今無它榮京師豪俠臣皆識其人平日能服後
之當募死士數万奉陛下侍上皇挾諸王
決圍南幸欽宗忠之慰勞甚厚解所佩夏國
寶劍以賜命整齊六軍召募死士且以片紙批

然者其可無傳乎公諱論字止道世為大名府
莘縣人去世祖祐以文章起家事太祖大
宗為名臣是乎植三槐者也終兵部侍郎贈太
師尚書令燕中書令進封晉國公生三子仲子
文正公旦相真宗而王氏益顯始居京師李
子諱從九從日宮兵部郎中贈太尉則公之五
世祖也曾祖端通議大夫贈太子太保妣李氏
贈秦國夫人繼李氏贈魏國夫人祖元朝請大
夫贈太子太傅妣趙氏贈福國夫人繼晁氏贈
定國夫人父諫朝散郎贈太子太師妣李氏贈

慶國夫人太師在政和間嘗上疏論察宗罪惡
乞正典刑因是得罪然則公之氣節有自來矣
公生於禮義之門而有大志不護細行喜之
奇節輕財好施貧而無悔讀書見古人義舉事
必慨然慕之往來京洛浮沉俗間頗以俠自任
聞士夫之賢者傾心事之宣和之季知天下將
亂欲入序山為道士請康虜妃京城公以太平
曰久官軍驕惰不可周於是上書言民兵之利
欲使貧富相資以弭內憂書奏召對翼日授迪
功郎充都大提舉守禦使司幹辦公事虜先攻

再起不謂天之不懲遺也嗚呼殄瘁之痛四海
所同有如某之不肖素辱知遇假守東嘉屢有
收用之意未滿秩而公已歸比忝代言公之除
少傅暨加恩兩與草制又四作不允詔書嘗蒙
摘句稱賞授閑以來書函詩筒倍加獎予當世
銘記多求於公間使某書之公已書丹或徑以
賤姓名題蓋以意甚厚皆非所敢當也嘗竊謂
公初入禁林自謂所慕者惟陸宣公歐陽文忠
公公之始卒絕似二公者無事不言無言不
而卒至大用上不負天子不不負所存既不媿

於宣公而得時遇主無追仇之患文忠晚
居于頤望瀛岡而不得歸公乃優游平園使里
人矜式是無二公之美而又無遺恨者也若克
勤小物誘掖後進皆公之細不勝書有省齋文
藁別藁平園續藁掖垣藁藁玉堂類藁詞科舊
藁政府應制藁歷官表奏議奉詔錄承明集
玉堂雜記龍飛錄親社錄及開居紀錄等書總
二百卷藏於家其行於世者已多屬文之士傳
誦以為模楷公之文不待贊揚微至題跋之語
考古證今歲月先後通徹明白讀者歎服末為

敏被過日隆數當大事典禮裁處曲當內
禪尤為至重吉日徽祿宮名 母后 孝宗法
与公素定於數旬之前近將訣旬始諭宰執注
意委任可謂不膠漆而固矣天資超穎非凡才
可及而體天子忠恕之道大易勞謙之義孝友
淳篤事從兄如諸父自奉甚約絕声色之娛周
卹族姻共有恩意官同姓者六異姓者五少自
號者齋居士中年曰青原野夫既責而開曰平
園老叟 孝宗生於丁未一時輔相多在丙午
丁未開公及丞相王公誰參政錢公良臣同為

參樞人謂三府為丙午坊公嘗作詩用文潞公
同生丙午之韻告老之後猶引故等夷之齋年
耆遇生朝同會用韻賦詩者數年方其端委廟
堂一介之善收於如恐不及退而均逸汲引無
虛日士類莫不歸心焉以文苑英華及六一居
士集訖舛太甚率同志者朱黃手校如老書生
鏡板家鑿以惠學者卜築貢院故基公嘗預薦
此地故以充賦名堂作唐虞二典閣藏兩朝內
禪詔書洎 崇陵宸翰入為玉和蜀錦二堂皆
自為之記晚歲康強神明不衰天下統望公之

亦該然曰正賴鄉等協贊新居 光宗問當世
急務公奏用人求言二事尋即降詔公積階至
特進爵自管城縣開國男至榮陽郡公歷封濟
許二國三月拜少保益國公以三孤之官不
應以需恩而得也辭不可又乞回授至十四五
不待已而後受焉奏以朔望之次日朝 重華
宮五月求去甚力既而諫省有言請益切除現
文殿大宰士判潭州言者不已副端恥之遂以
少保充醴泉觀使而歸 孝宗賜金器勞問紹
熙改元判陞興府辭不赴二年除現文殿宰士

判潭州親理郡政不以間貴自居嚴倍稅牙契
錢二十萬緒三年四月復元職七月坐貶奉官
以賄敗降榮陽郡公四年八月復封冬易鎮
隆興五年力求奉祠 主上踐阼詔求言於四
弼公奏四事曰聖孝曰敬天曰崇儉曰久任皆
訐謨也遺閣門官賜少傅告一再辭免始訐馳
恩慶元元年公於是年七十矣三上表引年遂
以少傅致仕嘉泰元年布衣上書及公姓名臺
評降一官明年乃復四年十月庚寅朔薨年七
十有九累食邑一萬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伍阡

不過隨班拜舞若奉觴致詞皆無所預臣等保
无爭執 上欲先令侍從臺諫集議公曰國家
大事謀之帷幄中不必詢衆者况可理曉然
不必徒為紛紛上尤稱獎卿能任責如此國家
之幸也仲冬之初留身奏臣歸自陵下即欲求
外緣京鐘使回聖慮末賢者求報復令臣少待
人使已行願乞骸骨 上獎勞再三忽宣諭比
年病倦欲傳位 太子鄉誦且留公奏聖体康
寧止因孝思稍過豈慮遽尔勸勸 上曰礼莫
大於子 宗廟而盍饗多以病而分詣孝莫大

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欲不退休得乎朕方
以此委卿公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紹興傳
位親札辛卯留身議定二月壬戌之吉又命公
草詔專以奉几筵侍 東朝為意十六年正月
己亥拜左丞相壬子始因奏事宣諭二府旬日
當內禪又令公留身呈詔草兼提奉王牒及監
修日曆二月辛酉朔降傳位詔翌日 上言朕
御紫宸殿公奏 陛下登位與子古今盛典再
見 聖朝中外同慶臣等輔政無狀自此無由
日侍天顏無任依戀之至哽噎幾不能言 上

詰責何害止欲 歸於是耳老人才邪正政事得
矣安危治忽孰繫自當反覆論難 陛下復
祖宗密白之制使三省官覆奏而後行止欲斟酌
量可否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 高宗上
僊始末稽改制度奏置山陵五使贊成聖孝哀
禮兩備初欲用 顯仁例遣三使公固謂事体
不同不當曲徇會賀生辰使至 上在喪次議
令館伴使發遣公奏賀禮固不可行但欲遠來
朝無一辭於理未安遂口占數語使歸報後正
旦使將至或請權易淡黃袍御殿受書然後素

帷見使者公力陳不可止以編素引見虜果心
服手詔討論皇太子參決庶務典禮初欲開
資善堂公奏天禧時仁廟尚幼始見輔臣恐
不可用西晉有宣猷堂之作議事堂可也十五
年正月戊戌公請上特御延和殿令宰相奏
事畢然後過議事堂思陵發引公奏陛下
既行三年之喪又用七月之制永熙故典呂
端一相猶攝太傅親往而有司欲用顯仁旧
例非是遂再拜請行乃以公攝太傅上慮使
人堅欲上壽公奏引見受書郎是成禮上壽時

年二月乙亥宣諭鄉在樞筦凡事無不經心更
旬日拜相後人唯繼丁亥拜右丞相尋無提奉
國史院會要所勅令所上諭以擢用人才及
委任之意公奏東府事繁非西樞比自古鮮有
無事時今賴陛下勤政內外晏然殆將二紀
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又奏雍馬君臣
相戒唐太宗不存形迹臣等過失望陛下隨
事戒敕免積罪疾臣有所見不敢廢弼直之義
日有論奏動繫天下休戚比至給舍繳駁臺諫
論列已為後時不若致書於初又奏人才不失

之虛夸則失之緘默凡穴宜求篤實為國者大
早求退甚力上曰方賴卿等協贊若捨朕而
去誰與其坎又請依慶曆中例降秋一等亦不
許徧禱群望下詔求言遂奏實惠及民莫若寬
減夏稅施德當自近始會稽私買詭避至多請
權免一年徐議釐正秀州乞權減大軍總制錢
二萬餘緡吏擬勘當公曰坎豈勘當時耶奏蠲
之上方為意林荒其所以贖寬仁之政不可
勝紀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公奏豈可尚同要當
各斥所見臣每謂同心休國苟有未然雖面相

大帥當自上除授公曰舜用九官皆咨四岳與
其私薦不若明揚若能考實孰敢妄奉因論迪
報異同上獎諭云事無大小卿皆究心公又
曰天下安有不可措置之乎上曰昨密問一
事卿便條上數端深謀遠慮朕所不及也上
謂王闡論事頗偏公奏闡雖稍過然汲黯在朝
誰南寔謀斥言而不顧身者陛下左右豈可
無此等人况以獻納為職若上下相蒙非國家
之福也先是御筆大石契丹欲加兵於虜果有
之在我豈得漠然固不可違誓或有豐端何以

為詞公奏彼一方小警何至移文宿泗若果有
釁何患無詞急在間探精審耳至是又諭結約
夏國事公奏頃嘗因任令公帛書通信虜以示
范成大夏國難保如此似未可也後又報忽魯
大王據上京上問公：奏茲事体大當随机
應之未几上諭公：所傳皆妄樞使真有先見
之明矣廣東帥潘時以擅斬逃兵自劾上批
無罪公奏帥无便宜之文不經錄問詳覆而斬
四人雖銳於除惡然人命至重不可輕許洪邁
守婺誅首乱六人止是放罪後不妨旌賞十四

御筆以金高山險欲移襄陽用騎之地聞其營
若遭火因以近之公奏路經金洋當先計人馬
之數使郭果於襄陽預辦方可議遷更令彭杲
具以此意深察眾情御批：卿謀慮深遠良用嘉
賞六月拜樞密使上曰：卿在西府光前絕後
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它人不能也至諸軍
陞差籍公奏已及一季欲聞召一二雖不專用
此取人亦因以察其能否使主將不敢容私
上令赴樞密院審察後池州李思孝自言正將
二人不能開弓乞與罷軍上曰：此皆樞使措

置之效比牒以上京道遠權止賀正生辰使一
年宣諭卿等料未必遣使之果不來可謂廟謨
矣王希呂乞增兵戍廬州上以万弩手民兵
已多止可分數千人公奏須與万人蓋當以正
軍為主則帥司可立帥司既立則沿淮歸正山
水寨民兵皆為我用矣十二年留正申西兵已
免起二年今年取旨上以三衛不可闕欲令
發來公奏襄陽兵少闕世雄欲得其人虜不得
志於四川又嘗送死誰南深恐睥睨荆襄遂與
一年金州謀帥公欲令侍從管軍薦奉上曰

兵之半分戍果謂襄陽為要地而江陵亦在江
北為吳楚喉衿爭辯甚力乃許萬人且令騎兵
盡行上眷公益深嘗奏事退特命中使賜御
筆卿臨事明敏而有決朕每嘉之宣諭金主避
暑壽安所從器用倍多且分諸子出鎮或謂欲
至東都秋間議過上京公奏當預為之備甚辭
上稱公通練軍政深副朕擢用之意公謝曰臣
本以文墨受知豈能曉暢武事該蒙任使不敢
不勉彼方恫疑虛喝止恐我或先動所當精擇
邊將鎮之以靜上曰朕嘗戒臣下以公心人

自無說公曰既以私者欲收人情其來元窮得者寡不得者衆若不裁以公道恐奪者不若毀者之多以陛下聖明臣等智慮所不及則有之何敢有所欺也十一年奏廣中鹽法既更州縣空之事勢可憂唐儀之胡庭直皆賢而才短故銳於華弊而不能計其後已而果然公言趙汝愚在福州百廢具舉致國可殆不多得王希呂緩急可當一面彼小廉曲謹雖無瑕可指却恐誤事上曰如趙汝愚希呂皆帥才也義勝軍皆契丹渤海漢兒慕義來歸兵於吳元

曰卿才堪其任三省本來可輟卿每見難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可謂敏矣上謂公如統制官之類可時与之接以覘其才公因奏雷世賢說淮南地形緩急欲守滁臣謂不然廬和則當其衝滁阻山林可自守而不可以禦敵楚州曰屯軍八千雷世方乞止差鎮江軍五千人公奏山陽控扼清河口韓世忠實屯重兵今無故滅戍它時或增必致虜疑揚州武鋒軍有衆八千本屯山陽若歲撥三千同戍誠為兩便十年奏白氣自西南亘天宜為兵備上曰日脚之氣

冬常有之公言此日宮相寬之詞然有備乃能
無患 上嘗歎養兵費邦賦之入公奏自古未
有五十年屯兵不解古者講和則罷兵今既有
歲幣而兵不敢徹所以倍費文州蕃部劫殺二
漢人吳挺止申照會公請督其根治使知朝廷
事必留意不敢忽略日有方幾不察於微弊不
勝救 上曰自昔多因不防其微馴致禍敗温
州軍士喧悖憲司欲先定汪彥端刻削之罪仍
正紀律公奏此風不可長恐兵愈驕郭杲請移
江陵萬二千人與其孥永屯襄陽公言止當以

年前歸止添差等官歲用五萬緡今乃數倍支
移折變之數日有所增齊民安得不因此特其
一尔 上為之帳然進呈湖北月椿錢數公曰
固出於不得已亦須平時有以存卹去歲旱荒
若非 陛下先事賑救禁戢苛暴何以免流殍
之苦舒州汪革始謀不善若如前代失軍民之
心則乘灾唱亂必致蠱起彼亦安肯東身自歸
於司敗所貴得民止為是耳此非倉猝所能成
其來有漸矣 上大以為然 上嘗謂樞密非
古官公奏在唐止司傳導五代始置崇政院公

宰相之權 神宗亦有意發併聖諭可謂尽善
但二百年官制難以驟改不若且令二府互領
更加熟慮有恃長樂之援求為郎者 上俾諭
給舍公奏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
不從則失体從之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
執奏 上曰卿等肯如此任怨公曰當與而不
與則有怨不當與而不與何怨之云 上歎曰
此所謂任責非任怨也 上嘗言唐鑑一書具
衰治亂之理甚明公奏祖禹著書皆可備乙夜
之覽篇 即是諫疏九月除知樞密院事 上

陽脩殿上日有所事退則惓然無間最為可法
後又嘗曰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乞乃肯
各述所見公奏大臣自應互相可否秦檜用事
執政至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臣嘗以紹
興初聖詔示同列勉其協濟况 陛下虚心無
我惟恐臣下不言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
敢有隱則大事何緣蔽欺八月以久旱御筆付
三省求直言初回奏慮詆在因是皆有賑濟之
請公言 上明目達聰而吾儕不能將順独不
愧於心乎万一 上自行之或以此奏示外豈

不獲罪公議相亟從之又奏聖明在上星變旱
災殆繇臣等所致上曰若封事及大臣朕頃
留中公曰付出何害未聞有過而人不知也昌
化有箭穀得米相以 上再三及此議宣示外
庭公曰天若為瑞必無水旱乾道間有以九華
山竹米為瑞而得罪者且宣和有此豈是休謬
遂已有乞改常平不以款原之法公奏紹興中
因孔括申請遂與謀叛等同科乞令削去只從
海行法遇丙款或非次款听原公嘗極陳民困
之由 上問其故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二十

紹興之近制蓋明著古禮以示來世也禮成獻
詩又進動天之誠 上曰動天誠當以德惟知
道乃可語此公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此豈聰
明作為所能為哉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
旨論六部長貳判依字遂改為從嘗奏 祖宗
誣養善類名卿才大夫相望自章蔡沮士氣以
壞風俗獎讒諂論以植黨與卒致裔夷之禍中興
一洗前弊得人為多秦檜以患失之心濟忘刻
之資引庸人以充侍從對畢輒納副封既出其
門無訶不有人才衰落貽患至今論思之職上

規人主次及大臣下友四方安可納副封耶願
博求文武之英布列中外 上曰如曾開輩
豈易得又友柔之無為非皆無所為也特不為
期會之屑耳又言自古上自人君下至士庶
鮮有不為左右前後之人所牽制者 上謂公
視草勞甚公奏臣素無汗馬之勞致此爵位正
使宣力文字之間未為勞也 上曰翰墨之功
豈小補哉若大述作固當煩卿七年五月除參
知政事 上曰近見卿遇事殊不依違執政之
於宰相事任非遠自當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

陽倚而已若乃進則有隱退則不密擠人而利
己揚己以取名安能逃日月之照哉 上曰季
士宴見無時至為親近五年為御試詳定官屢
乞去 上問文士可代者聞呂祖謙能文公謂
翰苑須用有季問者祖謙涵養既久習知典故
史院甚得其力不但文字之工也得旨撰選德
殿記又命書之後內直宣對別令中使引至碑
下傳旨記文詞未贖蔚召卿觀覽既見 上又
有博美之称歸至玉堂御書白居易七德舞賜
之墨犹濕也後進呈皇朝文鑑序 上曰卿之

文在廷莫及真匠手也除禮部尚書兼翰林
士嘗論本朝專以仁立國兵非不用而以禁
暴安人為本上曰兵勢以弱公曰仁故似弱
實非弱也社稷靈長職此之由上曰所以
無禍亂公曰本朝以周被秦兵維彊與衰竟
如何六年詔禮官詳議明堂典禮禮公奏祀帝祀
天以祖宗配此前朝已行之制世俗止誦孝
經之語未嘗深考其義致以今日為疑由是定
園丘合宮率之議公再執緩草赦引周漢故
事有曰俶經路寔有皇佑之彝倫儀秩群神有

直極庶安有刻下公曰昨聞殿司進羨餘二十
萬緡此何從而得上曰朕已不受公曰雖則
不受當思其所以自來上曰統制官不治財賦
統領却治之可相閔防不致妄費公則曰此尤
非也主將而下須令各得懽心今因小利更相
猜察情既不通緩急何由得其死力又奏聞
陛下日御毬場固知不忘閱武然太祖二百
餘年之天下屬在聖躬可不自愛上作色曰
卿言甚忠得非憂銜縻之虞乎予以讎耻未雪
不欲自逸耳又奏聞金星近前星上曰止是

略近公曰天道高遠當論人事武士擊毬太子亦與臣甚危之上曰卿可語太子公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功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陛下無侍讀大禮執綏備顧問除吏部侍郎奏朝廷守至公之道有司持一定之法行以無私孰不心服近有任怨之說法行以公人自無怨上曰朕每諭大臣彌縫人情無有是處四年除翰林李士奏自唐至本朝優待詞臣以其無簿書之冗可以朝夕論思或有補於治道得人固多最可慕者陸贄歐

將有威望者昇之臣非欲專任文吏也且當是時之奇亦曾論奏之乃與說同升也亦未當處受也臣未敢具草時權給事中莫濟再封還御筆遂俱與外祠又趣公出門西馬便面翩然徑行九年除知建寧府再辭不允中道劾疾授奉江州太平興國宮天下愈高之淳熙元年除右文殿修撰說罷召還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講六月兼權兵部侍郎嘗論改官率削到部放散之制後雖潤色然自公發之八月兼直學士院上稱公持重不迎合無附麗除兵部侍郎仍兼

侍講進 太上尊號詔草 上曰此文難於言
而溫紙典雅無一字可議公奏向者初上 光
堯之號臣已預議庶寅之詔亦出臣手 上愕
然曰前詔示鄉詔草耶無 太子詹事 上論
史事公奏李焘於史考如耆飲食長編攷證異
同罕見其比嘗論用人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中
人惟上所御為官擇人則引中人為君子若為
人擇官則引中才為小人今不及數月已望近
擢後將無官可近願力革此風爰惜名器又奏
兵將官刻削等事 上曰今不如矣且言王友

未欲輕用人亦可奉行執制 上驚曰朕不知
汝遂宣諭宰相具上又奏近奉詔以僕射名宦
非古欲更其名周之太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
中間所改亦未可用 上曰太宰今吏部尚書
爾止欲為左右丞相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皆
可削公遂歷奏前古沿革而退八軍權中書舍
人公奏西浙為今日根本之地而賦稅供億反
重於他路且戶部既理財朝廷又理財爭肆強
取致以隱漏為名增無實之稅 上曰朕嘗臣
之繆公曰 陛下既知何不改止因辭西掖且

言外制之設止欲謹於出令凡有未當欲其繳
奏非專責以詞翰也 上曰止有望於卿因奏
闕漕陳峴議變監法恐擾民難行又奏曹報除
府推事 上曰知其人才欲與寺丞公曰臣即
有文字 上意不悅退而繳詞頭願別擇俊寮
協贊元良報知嚴州公亦免無矣張說再除簽
書樞密院王之奇賜出身並命公當草不允詔
奏謂昨者奉朝以為不可 陛下欣然所細嘗
云茲事誠誤旋即改命曾未周歲復有劫除貴
戚預政公私兩失若謂西府間以武臣願擇大

松韓玉等使臺諫無所顧忌早為力言豈至勞
民費財始勤英斷雖天縱濟哲安能悉見 上
曰女人奕其當局多誤惟旁現乃尺之朕寸以
知戒矣又奏人主无職百惟在察臣不邪正凡
輕於任事而速於求售者它日必至敗事不可
不察若疑儒者不足用而專謂才臣能趣辦之
既累年其效可賭唐太宗之臣即隋之臣 藝
祖之臣即五代之臣非前愚而後智顧人王用
之如何耳又論臣寮務為新說欲徵奇功王安
石以堯舜之道告人主實行管商之術指司馬

光蘇軾輩為流俗尤當深察之 上曰蘇軾却
是流俗可謂顛倒嘗奏江湖大旱 上稱蠶茂
良措置有理公請出南庫緡錢二十萬代民租
乃不吝事非不知大農急關然限食則盜起盜
起則調兵費可省乎 上曰卿議論殊善使朕
聞所未聞謝曰臣惟以不欺事 陛下無侍講
上以而雪愆允欲加精禱公奏洪範肅時雨若
此殆言路曠官之證 臺端一日不可闕也乃五
旬不除 上言未有人公奏百執事何至乏才
無御史臺令殿中闕具察官姓名取旨差權苟

命內侍導而出七軍奏回可重侍從以儲將相
增臺諫以廣耳目郎官專以旌外庸監司郎守
皆當久任 上稱其為要務 皇太子領臨安
尹公既草制因奏恐別無被受欲依詔書躡式
降付 東宮無權兵部侍郎 上云太子院湫
隘公奏宮城不容增廣 陛下欲卑宮室臣等
居此亦過矣若遴選名儒而信任之不在棟宇
之麗也除權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非同修
國史實錄院修撰有旨公與吏部侍郎王之奇
太子詹事陳良翰對選德殿袖出御札引唐太

宗魏證問對以在位之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
苦不自知各極陳其當否公退而條陳練兵以
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未盡擇人以守郡國而責
實之方未至又指陳大將郡守數易之弊且言
正規政要四十篇既先之以魏證論為君之道
又著不克終之戒於編末蓋是時惟證為善諫
顯思太宗廣諫諍之德使嘉言日聞治道日興
上嘉納且曰方圖力革二弊又奏諫官虛位願
早擇止人先朝參用古制卑其品而厚其禮責
其不言使姦邪望風畏戢消患未形如近歲張

會草晁公武知揚州不允詔御筆改定公引故
事乞罷不許無國史院編修官初郊開草公制
上改首尾詞公奏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
贊書明示好惡敢因詞推廣聖意臣觀漢社
稷臣乃在乎周勃之鄙樸汝黯之少文霍光之
不孝至於儒者持祿保位則公孫洪輩實為之
故宣帝嫉之以為俗儒不達時宜蓋有激而云
爾使宣帝求真儒用之何至雜霸哉陛下以
漢為監則士風趨向歸于正矣上曰卿學術
精深記問該博又嘗曰平昔所蘊可以自見矣

自其當日夕与鄉論文無實錄院檢討官加上
德壽尊號公謂太上萬壽而紹興末議文及
近上表例用嗣皇帝為未安按建炎以後定拜
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
議遂定趙丞相雄以中書舍人奉使賀金主生
日宗室伯驥為介御札生辰使無齋國書一
封理會受書公立具草有云尊卑分定或校等
威叔姪情親豈嫌坐起後四日對祕殿上曰
朕未嘗諭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可謂
大才賜坐久之欲退而不記采路 上指示之

觀除知閣門事公同給事中金安節奏大淵嚴
副都承旨觀嚴帶御器械俱以閣門處之實近
也若以攀附舊恩尚有可諉正以播紳指目臺
諫有言外議方喧而際命遽加陛下於將相
要官或罷或貶一付公論略無適莫独矣二人
乃為之遷就諱避殆非舍己從人之義也有旨
罷劇就開已允公論尚茲曰繳可特依奏已而
二相宣示御札謂給舍為人鼓惑議論群起小
事豈應如此公等奏言昧於事體專徇流俗輕
瀆天威居家俟罪再乞重賜寬責俱不允入謝

上曰朕察鄉務舉職但朕欲破朋黨振紀綱耳
旬日二相又道 上意已再除兩知問且云後
省想亦無他公曰前已反汗今復申命豈敢但
已格除目不下右揆以聞越三日不獲命以信
州遷奉請祠兩任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四年
權發道南劍州未赴六年改福建路提點刑獄
公事陞對論帥臣有名而無其實將副具官而
非其人又論雜舉中外文武之才以備選用益
縣令之俸而責其廉友捕盜官候六考行賞執
政奏擬祕書少監 上可之仍令無直學士院

政所詳定官暫權給事中兼權中書舍人嘗論
邊事 上以蜀為憂對曰蜀民久困征求願降
詔撫諭許以事定寬其力又奏比歲史官不備
故記注多闕欲先自六月十一日修纂前未備
者俟修之論翟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止法事
上曰初謂卿止能文不謂剛止如此公奏前宰
執侍從依赦復職亦有不合人望當繳奏者
上曰固然卿論事但令適中朕無不從也應詔
條上十事皆切中時病其一嚴銓試之法又奏
群臣六參除朔望過宮外勿改舊制至之行之

安穆皇后追冊祔饗公奏神主謁諸室前殿則
不以 欽宗服而廢 祖宗之樂別廟奉安則
乞備而不作金人來邊舊禮詔從臣指陳定論
公率同列奏向者 祜陵未卜 慈寧未返以
講好之故寧親寧神兩遂所欲禮雖屈而志則
伸今而遽許之必謂我怯將有難塞之請使者
之行當再用鄰國之禮彼或有辭則告以通好
於用兵之後以何名而屈以何名而受耶事有
當駁者皆極論其不可 上亟加獎歎公亦言
陛下有納諫之資故臣輩各思自竭龍大淵曾

書吏部侍郎河陳大金軍前通問使制詞略云
霄出公侯資兼智勇朕方俯同晉國命魏絳以
和戎汝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 歸漢虜帥韜罕
凶焰熾甚公与之抗辯旁若無人罕憤怒雷云
雲中從行者多不堪公談笑自若勉以節義然
尚未知 兩宮安否日禱於天以朝通夕死為
言有商人陳忠告使臣楊永年曰 二聖 太
后在黃龍府公以語副使朱公弁及洪公皓曰
此天所贊也即遺之金使達 上意由是 兩
宮始知本朝中與而江南之信通焉一日韜罕

使烏陵思謀至驛尤為桀驁公藐視之語及契
丹事公曰我道君皇帝与大金先大聖結盟
海上約為兄弟大金與契丹相持師老糧尽使
使告急即遣兵進援於委頓之時使成雲中之
功豈非有重恩於大金耶契丹已滅大金之臣
屢請南下先大聖恐敗盟約終身不從後忽稱
兵至使二聖北狩生靈塗炭但知貪目前之
利天地神明安可欺也大金蒙年喪失人馬不
可勝計殆先大聖冥冥之中必有所不佑此渡
江深入崎嶇敗衄可見我朝德澤深厚人未厭

曰王倫事成可除尚書兵部侍郎既拜賜以出
次日再对自言已得數万人悉願效死幸陛下
下勿疑且請上御祥曦殿慰安中外時有功
上幸青城者宰相何臬已主和議將用其說
上以問公曰曰此必誤國非臣之所敢聞上
悟曰倫之言是也臬進曰萬一誤國臣當伏死
公怒髮衝冠臬既曰若何人敢至此邪公亦叱
曰尔何人乃至此邪又面斥其不材寡謀必誤
大計或至天子蒙塵雖誅相公數百輩何益
臬怒謂狂生言既不用恐為亂請上誅之且

乞就令衛士執之。上意未決，公執。御批立於後班中，以免。又次日，稟畫旨送御史府，時置之死地，賴。上全護，獲免用事者，乞換公左武大夫、吉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公皆不拜。止循修職，即已得開出都矣。二聖北狩，公見張邦昌問國璽安在，何不齊迎。大九帥、康王同帶拱侍，淵得璽，遂行會開。大九帥已次南京，即與淵信道奉璽功進。高宗移蹕，惟揚公走行在上書，自伸前志，乞使沙漠，問。二聖起居時，高宗正思擇人，即轉朝奉郎，借朝議大夫，試尚

公等遠來，故加勞賜，宜拜以謝。二人不自知，鄰之屈也。借左朝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送伴使，南堂擬除迪，帥公謂在虜中，知兀朮幾為我禽，山東河朔久望王師，機不可失，力陳進取大計，詞意剴切，覲。上親征，大臣唯其請，主管江州太平觀，居會稽。七年春，徽宗皇帝顯甫，皇后計至，除公徽猷閣待制，借直學士、左中大夫、樞密都承旨，充迎請。梓宮使至南京，偽齊授館於鴻慶宮，移文取國書，友使指公曰：「國書當納金。」主使指无它，報謝，計音迎護。梓宮而

已明日又來曰大金與齊一也國書當赴齊相
府驗實逆至軍前侯得報然後可進公曰有死
無貳願勿復言再三迫取不遂頓鐃餼廩增兵
圍守莫不失色公曰無能為也虜遣接伴以
月渡河見虜帥撻辣於深州問過誰已久何來
之遲公備言劉齊邀索住睢陽者數月因言豫
在本朝曾擢臺諫外朴內姦營私培植刻民怨神
怒方欲吞噬兩朝能保它日不為大國之患
乎恐妨遠圖敢布腹心虜曰若將豫與南宋
能制之否公曰皇帝聖孝神武卧薪嘗膽志

在恢復但以天下為度不忍輕以動兵豫之父
子忘背國恩孰不願食其肉儻欲驅除何難之
有痛言利害淚滿茵席撻辣顧謂元术曰江南
有忠臣如此何慮不能立國越夕使人導意云
侍郎少休已馳奏矣是冬虜廢豫使謂公曰歸
報皇帝強硬便掃去自此和議無復間阻但有
當議者頃不倦以終之於是伏節東歸上在
建康嘉歎崇日好賜特異徑除所借職任明年
又往見撻辣於祁州虜出諸軍招誘蠟彈旗榜
八百餘通誥公南朝欲和而訟邊日獲姦細

文字語言無理奉使只是款兵相臨耳公曰奉
命三至專以講信脩睦諸將徒見往還就豫各
欲乘時求尺寸之功若和議一定朝廷明降約
束豈復敢尔二酋相視無語初公之族有留京
師者季父存欲結太行義士徑搆虜巢聞公拘
雲中密以書來公大喜報曰某自恨疲弩無以
佐中興辱示止恆素心幸 斯事未及發而謀
泄虜捕存黨囚之地寧至是知為公之旌押存
付公存既還改令入官虜遣張通古烏陵思謀
報聘使者朝謁進止詳華曲盡臣礼 上因賜

之酒思謀從容進曰陛下知劉齊之廢否始
因王其極言遂子坎事真口伐也北朝將相重
之如山斗真社稷臣也 上欣然領略於公益
加信任 御札令公籌度別以金器龍腦茶具
賜思謀公亦拜賜復借龍圖閣季士為迎奉
梓宮使兼請 太母 淵聖 祖宗山陵 上
念 東朝之歸尤切丁寧告戒曲尽聖情公泣
拜以辭期於必濟既見捷報具宣上旨願親見
即主敬請捷報曰非不欲侍郎至闕下但九州
之外荒寒殊甚恐不堪疲勞公請益力明日遂

行既見虜主謝其廢劉豫且伸祈請虜主喜公
之來撫存加厚且曰山川太遠不易跋涉公曰
今日獲遂既請少效使臣之職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詎敢以登頓為勞嗟異良久燕搞連三日
遂決天議歸奏 上大悅除龍圖閣學士侍讀
虜遣蕭哲石慶元來及境而不肯進揚言曰此
非它使之比豈可用乎時禮數相待邀索百端
近客者無如何副使藍公佐密奏乞命公一行
借端明殿學士侍讀充計議使哲等聞之即日
渡誰相見有慙色曰何頗端明遠來既就館舍

公索副書及議朝見哲愕然既不肯道所以欲
損朝儀公曰如此則當再詣河此軍前議之退
取旨欲行以足瘡未能陞辭哲問館伴使兩日
不見王端明來議事何耶 上聞之即俾公力
疾入令子弟扶掖賜坐命以調護哲問連日何
不一見公曰簽宣不遵故事已被命再行當少
須回日議定一人作番語久之徐謂公曰不決
於此遠去何為公曰既不相听何憚一行哲方
肯啓國書割地講和許遂 兩官及 梓宮既
入見起居進書如儀三下喜懌九年春真除端

明殿季士簽書樞密院事賜進士出身充迎護
梓宮奉還 兩宮交割地界使無東京留守公
既交河南寬恤疲民大發倉庾以賑窮之兀朮
留數百人取偽齊留貲名落後司公聞其紛擾
盡逐之民始安堵兀朮一親信人見公若欲有
言公屏人問之遂言兀朮有害捷諫之意公厚
遺之即密奏乞令張俊守東京韓世忠守南京
岳飛守西京吳玠守長安張浚建督府各護諸
將以備不虞 上以示大臣待不行連任北去
六月渡河北至會寧府聞向之主和者各為兀

宋今 主上法令一新賢才並用必圖復讎盡
為遠謀歸我 二聖 太母天眷復我土疆講
兄弟之好使南北赤子免肝腦塗地之苦幸為
贊成大計思謀沈思曰侍郎言是也當達其意
明年春粘罕忽來盛陳兵衛延入問曰使入來
者數輩於吾所問皆未知對今乃遽欲議和決
非南朝實情直侍郎私意尔公曰 主上臨遣
若非尋盟來復何為人衆能勝天天定亦能勝
人惟公裁之粘罕不知答紹興改元乃以公歸
議事二年秋入境有旨趣觀其奏羈留曲折虜

情底蘊天誥勞獎特轉右朝議大夫充右文殿
修撰主管萬壽現賜銀絹二千匹兩官其二第
一從子公之將歸曰洪皓母老請以所議付之
粘罕不從遂攜皓并書歸奏各授其家時劉豫
犯邊和戰未決三年韓肖胄使還虜遣李永壽
王詡踵至驕倨不可告語上聞之曰非王倫
不辦此召問之公曰虜性貪但邀賂耳上問
幾何時在御書院奏曰但得案上物足矣上
聽取去几筆格鎮紙之屬皆精金為之公袖之
拜以出徑入驛典道雲中時有且曰主上喜

三忠堂記謂歐陽文忠楊忠襄胡忠簡皆郡人
也精確簡要幾於絕筆嗚呼一代風流於焉
矣某何足以銘公銘曰
世非乏才何謂才惟有君無臣自古所歎吝驕
平凡動則為己不合是憂安得奇偉直道而行
無患失心一有遇合奚翅斷金於皇孝宗才
選於衆誌謾畏縮慨不足用堂益公負王佐
才始以文鳴芸省蘭臺高文火冊追配古作
步禁林不負所委二十八年相為始終屢貽而
奮致身上公克既授辭亦命禹首贊大議龍

飛丹覩功成身退樂哉平園晚陳四事不己于
言既掛衣冠無与世道胡不百年遺以一老星
殞于堂人之云止不亡者存文章光芒惟子是
似現行取則後其有與視此銘刻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九

玫瑰先生文集卷一百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簽書樞密院事贈資政殿大學士謚節
愍王公神道碑

嗚呼靖康之禍慘矣自古所未有也而一時伏
節死義之士絕無而僅有之人皆以為祖宗涵
養幾二百年不應之是殊不思自熙寧時當國
者惟務變更尚同忌前風俗大敝至章蔡用事
日甚一日凡忠臣義士禁錮困苦不容立于世

如是者有年矣一時攫取美官當事任者非詭
佞姦宄則闖茸貪黷之人禍變忽起搏手無策
首尾橫決廟謨顛倒甚則賣國抵巇以圖身利
安知所謂主辱臣死之義哉當是時而有奮身
犯難國爾忘家者非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後
興者安能及此建炎以來募有能使絕域陷不
測之淵者冠蓋相望然亦多以高爵重祿所誘
若夫捐軀盡瘁机智勇辯忠義出于天性而又
有以濟國事及其事出倉猝執節抗敵卒殉以
身如節愍公者比之前後諸公又其卓然者其

可無傳乎公諱倫字正道世為大名府莘縣人
六世祖祐以文章起家事太祖太宗為名臣是
手植三槐者也終兵部侍郎贈太師尚書令兼
中書令追封晉國公生三子仲子文正公旦相
真宗而王氏益顯始居京師季子諱從九日官
兵部郎中贈太尉則公之五世祖也曾祖端通
議大夫贈太子太保妣李氏贈秦國夫人繼李
氏贈魏國夫人祖元朝請大夫贈太子太傅妣
趙氏贈福國夫人繼晁氏贈定國夫人父毅朝
散郎贈太子太師妣李氏贈慶國夫人太師在

政和間嘗上疏論蔡京罪惡乞正典刑因是得罪然則公之氣節有自來矣公生于禮義之門而少有大志不護細行喜立奇節輕財好施貧而無悔讀書見古人義概事必慨然慕之往來京洛浮沈俗間頗以俠自任聞士夫之賢者傾心事之宣和之季知天下將亂欲入廬山為道士靖康寇犯京城公以太平日久官軍驕惰不可用于是尚書言民兵之利欲使貧富相資以弭內憂書奏召對翼日授迪功郎充都大提舉守禦使司幹辦公事敵先攻通津門拐子城公

說統制官鄭建雄選健卒繼而戰敵利小卻錄立功姓名為之謁都大守禦使孫傳傳欲置籍次第之公曰首戰獲捷行賞豈可緩耶願以便宜從事傳從之士氣十倍是以一捉子城敵攻之兩旬不能下十二月戊申敵自宣化門入公往麗景門見統官渠慥曰事亟矣請速分兵扈法駕上召見公宿禁中乞命慥將兵東華門班直蔣宣等率眾聲言奉皇帝奪萬勝門以出賈歆劫內帑公復乞以慥兵三百與左言俱入斬蔣宣等餘皆股栗聽命或云始公歆入而未

得日掃李丞相邦彥之門曾有旨前宰執赴殿
廷議事公又懇曰此某效鳴之時也李携以入
忽于殿下嵩呼欽宗愕然使問之即大言曰臣
真宗朝故相王旦之孫也有致君泽民之術無
路自進比歲嘗上書言大遼不可滅女真不可
盟果如臣言今無他策京師蒙俠臣皆失其人
平日能伏役之當募死士數萬奉陛下侍上皇
挾諸皇決圍南幸欽宗忠之慰勞甚厚解所佩
夏國寶劍以賜命整齊六軍召募死士且以片
紙批曰王倫事成可除尚書兵部侍郎既拜賜

以出次日再對自言已得數萬人悉願死幸陸
下勿疑且請上御祥曦殿慰安中外時有勸上
幸青城者宰相何桌已主和議將用其說上以
問公公曰此必誤國非臣之所敢聞上悟曰倫
之言是也桌進曰萬一誤國臣使伏魏公怒髮
衝冠桌叱曰若何人敢至此耶公亦叱曰爾何
人乃至此耶又面斥其不材寡謀必誤大計或
至天子蒙塵雖誅相公數百輩何益桌怒謂狂
生言既不用恐為亂請上誅之且乞就令衛士
執之上意未決公執意御批立于從班中以免

又次日稟畫旨送御史府將置之死地賴上前
獲護免用事者乞換公左武大夫吉州防禦使
帶御器械公皆不拜止循修職郎已得閑出都
矣二聖北狩公見張邦昌問國璽安在何不齋
迎大元帥康王同韋拱侍淵得璽遂行會聞大
元帥已次南京卽與淵陪道奉璽勸進高宗移
蹕維揚公走行在書上自伸前志乞使沙漠問
二聖起居時高宗正思擇人卽轉朝奉郎借朝
議大夫試書吏部侍郎河東大金軍前通問使
制詞畧云胄出公候資兼智永朕方俯同晉國

命魏絳以和戎汝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
金帥尼雅滿凶焰熾甚公與之抗辯旁無人
金帥憤怒留之雲中從行者多不堪公談笑自
若勉以節義然尚未知兩宮安否日禱于天以
朝通夕死為言有商人陳忠告使臣楊永亨曰
二聖太后在黃龍府公以語副使朱公弁及洪
公皓曰此天所贊也卽遣之金使達上意由是
兩宮始知本朝中興而江南之信道焉一日尼
雅滿使烏陵思謀至驛尤為桀驁公藐視之語
契丹公事曰我道君皇帝與金先聖結盟海上

約為邦契弟大金與契丹相持老師糧盡使告
急即遣兵進援于委頓之時使成雲中之功豈
非有重恩大子金耶丹契已滅大金之臣屢請
南下先大聖恐敗盟約終身不從後忽稱兵至
使二聖北狩生靈塗炭但知貪莫前之利天地神
明安可欺也大金累年散失人馬不可勝計殆
先大聖冥冥之中必有所不佑比渡江深入崎
嶇敗衄可見我朝德澤深厚人未厭宋金主上
法令一新賢才並用必圖復讐盍為遠謀歸我
二聖太母天眷復我土疆講兄弟之好使南北

赤子免肝胆塗地之若幸為贊成大計思謀沈
思曰侍郎言是也當達此意明年春宜雅滿忽
來盛陳兵衛延入問曰使人來者數輩于吾所
問皆未知對今乃遽欲議和決非南朝實情真
侍郎私意爾公曰主上臨遣若非尋盟來復何
為人衆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公裁之尼雅
滿不知答紹興改元乃以公歸議事二年秋入
境有旨趣近具奏羈留曲折敵情底蘊天語勞
獎特轉右朝議大夫充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
觀賜銀絹二千疋兩官其二弟一從子公子將歸

曰洪皓母老請以所議付之尼雅滿不從遂携
皓并書歸奏各授其家時劉豫犯邊和戰未決
三年韓肖胄使還金遣李永壽王翊踵至驕倨
不可告語上聞之曰非王倫不辯此召問之公
曰彼性貪但邀賂耳上問幾何時在御書院奏
曰但得案上物足矣上聽取去凡筆格鎮紙之
屬皆金精為之公袖之拜以出徑入驛與道雲
中時事且曰主上喜公等遠來故加勞賜宜拜
以謝二人不自知和之屈也借左朝議大夫尚
書吏部侍郎充送伴使廟堂擬除邊帥公謂前

在敵境知烏珠幾為我禽 山東河朔久望王
師機不可失力陳進取大計詞意剴切覲上親
征大臣難其請主管江州太守觀居會稽七年
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訃至除公徽猷閣待制
借直學士左中大夫樞密都承旨充迎請梓宮
使至南京為儕授館于鴻慶宮移文取國書及
使指公曰國書當納金主使指無他報謝訃音
迎護梓宮而已明日又來曰大金與齊一也國
書當赴齊相府驗實遞至軍前俟得報然後可
進公曰有死無二願勿復言再三迫取不遂頓

鑄餼廩增兵圍守莫不生色公曰為能為也金
遣接伴以九月渡河見金帥達蘭于涿州達
蘭舊作達辣今改後同問過淮已久何來之
遲公備言劉齊邀索住睢陽者數月因言豫在
本廟曾擢臺諫外樸內姦營私掎刻民怨神怒
方歆吞噬兩朝能保他日不為大國之患乎恐
防遠圖敢布腹心問曰若將豫與南宋能制之
否公曰皇帝聖孝神武卧薪嘗胆志在恢復但
以天下為度不忍輕以動兵豫之父子忘背國
恩孰不顛食其肉倘歆驅除何難之有痛言利

害汨滿茵席達蘭顧謂烏珠曰江南有忠臣如
此何慮不能立國越夕使人導意云侍郎少休
已馳奏矣是冬廢豫使謂公曰歸報皇帝強梗
掃去自此和議無復間沮但有當議者須不倦
以終之于是伏節來歸在上建康嘉歎累日好
賜特異徑除所借職任明年又往見達蘭于祈
州出諸軍招誘蠟蜚旂榜八百餘通詰公南朝
歆和而沿邊日獲奸細文字語言無理奉使只
是款兵相陷耳公曰奉命三至專以講信修睦
諸將徒見往返猶豫各歆乘時求尺寸之功若

和議一定朝廷明降約速豈復敢耳二首相視
無語初公之族有留京師者季父存欵結太行
義士徑持敵巢聞公拘雲中密以書來公大喜
報曰某自恨疲駕無以佐中興辱示正愜素心
幸竟斯事未及發而謀泄捕存黨囚之地窖至
是知為公之族押存付公既還改合入官金遣
張道古烏陵思謀報聘使者朝謁進止詳華曲
盡臣礼上因賜之酒思謀從容進曰陛下知劉
齊之廢否始因皇某極言遂了此事真口伐也
北朝將相重之如山斗真社稷臣也上欣然領

畧于公益加信任御札令公籌度別以金器龍
腦茶具賜思謀公亦拜賜復借龍圖閣學士為
迎奉梓宮使兼請太母淵聖祖宗山陵上念東
朝之歸尤切丁寧告戒曲盡聖情公泣拜以辭
期于必濟既見達蘭具宣上旨願親見即主敬
請達蘭曰非不欵侍郎之闕下但九州之外荒
寒殊甚恐不堪疲勞公請益力明日遂行既見
金主謝其廢劉豫且伸祈請金主喜公之來撫
存加厚且曰山川太遠不易跋涉公曰今日獲
遂所請少效使臣之職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詎

以登頓為勞嗟異良久宴犒連三日遂決大議
歸奏上大悅除龍圖閣學士侍讀金遣蕭哲石
慶元來及境而不肯進揚言曰此非他使之比
豈可用平時禮教相待邀索百端逐客者無如
何副使藍公佐密奏乞命公一行借端明屏大
學士侍讀充計議使哲等聞之即日渡淮相見
有慙色曰何煩端明遠來既就館舍公索副書
及議朝見哲愕然既不肯道所以歆損朝議公
曰如此則當再詣何北軍前議之退取歆行以
足瘡未能陞辭哲問館伴使兩日不見王端明

來議事何耶上聞之即俾公力疾入令子弟扶
掖賜坐命以調護哲問連日何不一見公曰簽
宣不遵故事以被命再行當少須回日議定二
人作番語久之徐謂公曰不決于此遠去何為
公曰既不相聽何憚一行哲方肯啓國書畫地
講和許還兩宮既入見起居進書如儀上下喜
懌九年春春真除端明屏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賜進士出身充迎護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
使兼東京留守公既交河南寬恤疲民大發倉
庾以賑穹乏烏珠留數百人取偽齊留貨名落

後司公聞其紛擾盡逐之民始安堵烏珠一親
信人見公若歆有言公聞其屏人問之遂言烏
珠有害達蘭之意公厚遣之即密奏乞命張俊
守東京韓世宗守南京岳飛守西京吳玠守長
安張浚建督府盡護諸將以備不虞上以示大
臣持不行連促北去六月渡河北至會寧府聞
向之主和者盡為烏珠所屠事皆變矣既見金
主令耶律紹文作宣勸官傳言問公還至元帥
達蘭等罪否荅曰以不知又問交了許多疆界
而畧不及歲幣卻歆一一如請只知有元帥不

知有北朝耶公曰前日蕭哲等齋至本朝許割
河南歸梓宮太母淵聖天下皆以金國不忘海
上之盟庶幾與民休息行人則往來通兩朝之
好耳豈有他哉是日風寒苦詰難數十反公忠
忿激烈辭氣不少沮見者為之喪胆歸館又遣
紹聞就驛受辭公对如初度必不得歸通夕密
語副藍缺

公佐曰前過汴都已知事變亟奏上矣知閭若
歸乞檢前奏急命諸將分守所歸侵疆無令輕
失中原虜至今日已如種弩之末兀术不違時
變貪而無親將自取斃往回幽燕父老談道
本朝未始不泣下咸知君明臣良必大恢復忍
死以待太平虜之責臣往輸誠相結衆叛親
離久矣它日若來請和當尽復土疆則可與議
又考年嘗稟宰執乞不發歸正人切無苟且以
失後圖自是四旬無所聞十一月庚辰紹文至
驛傳言問公向拘雲中本無延期曾不知恩反

貳我君臣今遣副歸當以待振將分驛與公佐
酌別云臣一悉已前曰無一語反其私畱河間
六年虜以公為平蠻三路轉運使公力拒之驅
迫日甚公曰君命無貳臣之節也貳而苟官爵
倫實耻之又脅以威且曰受命則生不受則死
公乃振衣冠南望行闕再拜稽首厲聲言曰
先臣文正公旦勲業炳然臣為國將命猥被拘
畱復以偽命見逼敢愛一死上孤國恩以辱君
命於是大慟斥罵使者听其絞死實十四年七
月戊午是日秋宇澄霽忽陰雲晦冥風電兩

雪咫尺不相覩城郭内外地皆震裂數日不已
河間人懼甚亟立公祠家會公像以奉之明年
公之訃始聞 天子震悼特輟視朝報其家贈
左通議大夫賜銀絹各千疋就平江府安葬仍
令有司應辦享年六十有一娶陳氏封安康郡
夫人二子述朝請郎通判光州軍州事贈奉直
大夫述朝請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述之子五
人朴承奉郎隸承直郎監三省樞密院激賞庫
耗修職郎監行在打套局耕中奉大夫守將作
監無知臨安府主管兩浙西路安撫司公事樞

將仕郎曾孫五煥炎從事郎新監衢州都酒務
炳郊劍女七遠之子四人捧通直郎機文林郎
新臨安府觀察推官崇迪功郎新光州錄事參
軍拘迪功郎新監常州薛堰犒賞酒庫曾孫八
焯從事郎隆興府分寧縣主簿焯焯焯焯焯焯
焯女九公之亡也時相專和戎之功又忘公之
死節公家止稱在虜身亡故卹典有未盡
孝宗淳熙初搜訪知之始命杞柩機皆為將仕
郎述自聞凶問擗踊號絕勺飲不入口者五日
是冬冒萬死與從兄遵同北方豪俠訪得公之

骨於河間歸葬于長洲縣陽山大石塢之原嗚呼古之庸使也以專對為能若公前後五反兀术粘罕撻鞬等皆貪如狼暴如虎未易以口舌辯也公性根忠義藐視凶酋隨宜應對悉中事機以濟大事投身鼎鑊刀鋸之間氣不少訖言智意橫出它人莫及臨死生之際又洞達勇決如非烈丈夫能之手述等據公言動及使事始末懼禍久不敢出郎中鍾離公松嘗為使屬知公尤詳乾道間始敢狀公之行紹興元年請謚于朝禮部尚書倪公思為太常博士議以節愍

易名某時在考功為之覆謚又二十有二年當嘉定之四年公之諸孫亦銘距公之亡益六十八年矣比歲權臣妄開邊釁橫挑強鄰以為功在旬月兵連禍結始謀講解無敢行者枻時為城南廂官帥臣言其有異才又自以大父之志未展被命辭母而行至再至三卒就和議可謂不忝其先矣擢帥淮西進尹京邑皆有聲績其進用未艾也於是列公之節請于朝特贈資政殿大學士廟号忠肅而公之名益顯矣某妻祖工部尚書佖實與晉公分派居宛丘公最後出

疆之時語尚書曰秋歸當請宗盟而竟不還兩
家尋以盟久矣閩船淹公之從孫行也與其婦
媿又助之請某生晚竊慕公之節義有年矣謹
撫行狀之大槩參以槐庭濟美集中興小曆遺
史靈溪王公鏗所作御劍銘序與其子明清揮
塵錄友網羅舊聞以就此碑大懼駭駭之文不
足以發潛德之萬一抑聞之韓信不顧鄰士之
烹李請以唐儉為安足惜故使絕域者惟恐其
用兵於後公每先以壽生唐儉自處將行必請
戒飭諸將練兵備器械有可乘之機不必以臣

為慮雖間居于外時 貽書宰相請措置兩淮
山水寨以陝西弓弩手法行之公以侯大奉
間有召命家人相賀則泣曰大將富貴俱極誰
肯進討見 上必傾心愚直又將觸怒大臣未
知死所何賀之云然則公之志豈專以求和為
功哉嗚呼天末悔禍醜虜尚存九京之英必有
遺恨於忠臣志士所以痛憤而不能自己也一
時假吏必取通儒与之俱其有才智可與同患
難者雖屠沽所不廢自以品秩雖微事君以人
不敢不勉聞有欲以貧取者輒嘆以是豈所以

遺子孫邪友其被留士子十餘人競願從公虜
止許留七人有蜀士張大時者年最高且多病
終不相捨其能得士心又如於兀朮之從順昌
也逆風暴雨戎壘深濘大為劉公鑄所破兀朮
輕騎寄遯行一舍間知不兩始稽顙三歎曰小
人不信王端明說南朝國富兵強徒虜和好
咫尺不兩是天不容南牧而小人違天也乃折
箭誓不復敢輕奉三日馳至韓州劉公後親以
語公之長子且曰畫誰之約何處如許苟繹公
之言徐與之議則版圖歸復何止河南而已劉

公之言必不苟嗚呼此尤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公初自奮於稠人中驟膺欽宗之眷後又身
任南北之議其事日偉及其死節則雖有異議
者至是翕然歎服惟公之終始天下喜聞而樂
道之而登載于書者各誦所聞不能齊一特
表公之大節以厲世之為臣子者其間小有異
同尚可略云銘曰
三槐之王族系錄昌衣冠鼎盛名德相望公生
其間不扶而直少慕奇偉人未之識干戈雲擾
忽逼神都主憂臣辱顛倒廟謨奮巾布衣親上

方略 欽宗忠之賜劍予濠徒手一呼得數萬人欲奉 兩宮決圍南巡謀不及用出狩于北奉璽功進求使絕域 高皇聖孝五以節行函商虜暴望者震驚惟公忠勇以死自誓視之无如而奪之氣隨機肆辯出古入今得其要領以副上心事成功高忌其大用晚遭囚拘疑有陰中虜啖以官死主立分痛哭怒罵卒殉以身天作風電地為震裂或者蔽之使不上徹有子死孝終歸其骸卹典雖須烈士所哀公之有行請蓋兵備棧有可乘雖意何畏分驛之際語不及

私死輕鴻毛了無異辭公亦勤止萬里往及全軀之臣尚蘖其短迨其執節無不心降鬼必厲賊公乎不亡孫有祖風捐軀將命屢探帟穴和議以定帥淮尹京得請于朝隆名世祠寵數孔昭我作銘文會粹衆說万世臣子仰正忠烈

此碑非論文會籍衆論文也... 雖之引尚襲其... 碑之引尚襲其... 碑之引尚襲其...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一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

碑

嘉泰三年集英殿修撰陳公告老于朝 天子
歎曰此吾舊學且書命之臣也除寶謨閣待制
遺奏聞贈四官錄其後所以飾其終者如故典
門弟子哭之失聲里人聚而相弔四方士夫聞
之無不盡傷者蓋非它人云亡之比也公諱傳

良字君舉其先自閩徙温州瑞安縣帆遊鄉澗
村里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父彬皆不仕父
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朝請遂
於易教授鄉里以篤行稱公天分高勝其於學
問心悟神解而若志自勉精力亦絕人隆師親
友有不可解於心者與化劉復之朔以南省第
一人來為司戶參軍攝教官得公程文以為絕
出公之年甚少也而名已高開門受徒於仙岩
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寺正士龍見公問所安
公曰毋不敬士龍曰此參倚如何公釋然增進

歸心薛氏後又相從於滬上讀書一日千里其
為薛氏祭文云我昔自喜壁之倚天見兄梅潭
忽若墜淵梅潭即仙巖也伊洛之孝東南之士
自龜山楊公時建安游公酢之外惟永嘉許公
景衡周公行已數公親見伊川先生得其傳以
歸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惟薛氏後
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
之屬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凡今名士得其
說者小之則擅場屋之名大可以行於臨民治
軍之際公游從最久造詣最深以之研精經史

貫穿百氏以斯文為已任綜理當世之務攷覈
舊聞於治道可以興滯補敝復古至道條畫本
末粲如也 本朝名公鉅卿不可縷數自常布
而名動宇內者不過數人公自為舉子業其所
論著如六經論等文所在流播幾於家有其書
蜀中文學最盛讀之者無不動色文體為公一
變至傳入夷貊視前賢為尤盛乾道六年始入
太學士無賢不肖歛任下風八年公之高弟蔡
公幼學為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薛公叔
似鮑君瀟劉君春胡君時孝皆鄉郡人非公之

友則其徒也尤為一時盛事既登甲科朝野想
望風采授秦州教授以歸參政龔公茂良帥江
西以書幣招之願與定交公曰此古人羔鴈之
禮不行於世有年矣善辭之未赴會太學錄闕
求之者衆龔公實行宰相事奏 孝宗曰待次
不改闕初官不堂除 陛下良法也太學錄一
闕而睥睨者衆臣欲擇取名儒為七林所推者
越拘寧而用用則人自服矣 上問為誰以公
對 上曰是朕所素知者除命一下果無異辭
就職幾月 車駕幸孝改承奉即龔公既罷政

亦浸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帥相梁公克家
得公喜甚以政妄之公悉心裨贊不事形跡卒
以專擅論罷時淳熙七年也尋主管台州崇道
觀起知桂陽軍間屆八年始赴郡提舉荆湖南
路常平茶鹽事就迂轉運判官改而浙西路提
點刑獄公在桂陽蠲除宿負罷地科科倉司則
補糴諸郡米至十萬斛漕司亦蠲錢數萬緡刀
講荒政所及者廣進登極銀三千兩屬方救荒
力不能辦申請減額損三之二實惠遂及一方
以服勤使事嘗感寒疾至是以奏事再入修門

須髮如雪丞相畱公正一見嘆曰幾年陳君舉
尚可使外補邪奏畱為吏部員外郎初對上
曰卿去國幾何時朕欲見卿久矣知卿學問深
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默罕有聖語
公敬謝而退以周禮說進擢祕書少監訓詞曰
朕日御便朝廷見即吏有郎白首色夷而氣溫
儼者贊其名則汝傳良也朝列傳誦實黃公裳
之詞也兼實錄院檢討官皇子嘉王府妙選
官秦以公兼贊讀未幾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
舍人期年始迂起居即紹熙末年龍樓問寢不

以時自大臣而下更進謹言從班多連名騰奏
或同班叩請公自以受不世之遇必欲身任其
責請對直前幾無慮月剴切痛憤指陳利害無
所不用其至益嘗贊嘉却為中宮言之又嘗
奏疏謂臣等在王邸於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
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開導賢王而會慶闕
上觴之禮長至虧稱賀之儀區區口耳之感必
不能勝躬行之化紙上之習必不如家傳之法
今既上失王宮之歡則臣等講讀皆為空言
矣其餘骨鯁之言有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者

上終不加譴而言亦不用一日奏云陛下屢
許臣以出又令傳旨於廟堂而復不然臣貪戀
厚恩未忍決去容臣退思補過更圖入奏若不
垂聽則有致為臣而去耳又從而草奏曲盡事
節犯顏極論度上意不回遂上掛冠之奏
上雖不受玉音賜可公即申省乞致仕宰輔留
之不可既行授祕閣修撰嘉王府贊讀皇
上御極以中書舍人召還兼侍講兼直學士院
實錄院同修撰謂可行素蘊矣而言者指其孝
術不正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

復劾其在 太上朝奏對狂率降三官罷祠嘉
泰二年叙復元官再畀祠祿遂除泉州以病力
辭除集英殿修撰病革謝事遂有次對之命十
一月十有二日終于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
至朝議大夫爵水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
張氏名幼昭字景惠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
愷之女以婦德著聞先公九年卒子男二人師
輒迪功郎安豐軍壽春縣主簿師朴承務郎女
七人長適迪功郎監鎮江府凌口酒庫潘子順
次適從政郎新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適迪

功郎處州州學教授林子燕次適迪功郎新福
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適進士張紹次適進士張
疇一尚幼令人葬於前山開禧元年三月庚申
二子奉公之喪合焉嗚呼以公之抱負偉傑學
博而精觀書別有高識作文自出機杼類非今
人所可企及求之古人亦未易多得也受知
三朝掌內外制經惟史館不為不遇而名高多
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學為可痛也公行誼著
于鄉曲述作擅于當世不待屢書敢據其論奏
之大者列之然後知其非諛墓之訓也公之赴

郡免奏事而去歸觀 光宗以舊欲奏之 孝
宗者陳之益公憂國之心澤民之具其說不易
謂 藝祖創業垂統無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
澤裕我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為本改之故墮
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間南征北伐未嘗無
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
計在州縣不會古所謂富藏天下者也諸道上
供隨所輪送初無定額留州錢物雖盡曰係省
而不盡取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上供稅
額熙寧用事者始取 藝祖之約束一切紛更

之新法既行增上供之額一倍至崇寧遂增數
倍此特上供耳其它雜物熙寧則有令項封樁
元豐則有無額上供宣和之經制紹興之總制
月椿皆至今為額而折帛和買之類不與馬茶
引盡歸都茶場鹽鈔盡歸權貨務秋苗以十之
八九為綱運是皆不在州縣於是取之斛面取
之折變取之科敷抑配贓罰而民之困極矣方
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
寬不寬豈不甚可畏哉 上曰莫急於此但以
處置為難公奏第三劄子乃是處置之說既奏

褒美再三其大略曰嗣位之初詔為寬民置局
講究而民窮如故益以裁抑細微或竭空張之
數未有以稱明詔慰民望也國家財力竭於養
兵又莫甚於江上之軍故每欲省賦朝廷以為
可則版曹不可版曹可則總領不可總領可則
都統司不可以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
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預中外勢分職掌
不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得乎使都
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與
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事出一體而後可議寬

民力矣轉對又論 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以上
書人文字令知制誥看詳升降以聞次對章奏
下尚書省參詳人主所自擇不過臺省長官豈
不甚易行哉又嘗論役法謂免役錢者本以恤
民使出錢雇役而逸其力也自罷募戶長壯丁
而取其錢今隸總制之類於是役者白著而法
不得不壞保正長催科是以保甲法亂役法而
行之也熙寧自有役法五等簿是也自有保甲
法魚鱗簿是也五等則通縣計之魚鱗以比屋
計之保甲但以機察盜賊與免役初不相關熙

寧七年始以保丁充甲頭催稅而耆戶長壯丁之屬以次罷募利其雇錢而封樁之法起矣元豐遂著為令以甲頭同大保長催科元祐匆匆復舊隨即紛更至紹聖二年催科悉用大保長役法轉而為保甲嘉祐以前固無此法至此又非王安石之舊特章厚為之今士夫耻言安石之為人指章厚為罪魁而方世守其變亂之餘以為成憲萬古設法一安石能改之章厚能力行之此斯民最大之害乃若出於三代之舊而莫敢議有議之者則付之有司不過檢坐見行

條法申嚴行下此臣尤所未喻也誠能不以保甲法亂後法雖未足以盡寬民力亦可謂至恩矣進故事以真宗詔兩所福建荆湖身丁錢並特除放其論尤詳以為減折帛不如身丁切於窮民此皆公平時考古驗今可舉而行非若泛然美觀之言卒不得見於用若其封還詞頭遇事輒發未易悉數如請還黃裳給事中則引唐呂元膺紹與程瑀以為比論張子仁之建節則請先處分留正之去留吳挺之除代而其甚難者莫如陳源與率逢原二者源之貫盈幸不

及誅忽除內侍省押班瑣闥攝事者繳章五二人皆傳誦大臣力請觸雷霆之怒幾不自全一為書行公議沸騰黨與凶焰不可嚮邇而公獨當之逢原震暴恃有奧援所至克橫其在池陽幾至軍變為總領鄭湜所發披其偏裨上命樞臣鑄戒方待罪間自副統制升都統公又論之源供職自如而詞命不行終不得俸逢原先被宣劄已自書銜而公於二者執奏再三終不奉詔以至乞身而去公去未幾而內禪子仁訖不得節鉞源亦罷去逢原以病廢惟此三事無敢

嬰其鋒者公神色不動來則繳奏旁觀者為之寒心而外間罕知之者某與公同生於丁巳少我九日自分教東嘉為布衣交義兼師友後雖一同朝蹟而情義日篤一旦同在西掖同攝北門相與如弟昆然至於同寅協恭尤非他人之比藝祖東嚮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百年之禮而臺諫有異論某極論之丞相趙公宣旨某又執不可公從旁力贊其決而事遂定謝知閭淵以太母之弟有旨請給等依祿格全支公已書行而某駁之再命特與書行公上奏先

具某之駁章且曰樓某委是允當始知臣失於
點檢不及論奏若更書行臣有三罪一則迎合
聖意不敢執奏二則衝改旨揮使有司無所憑
守三則耻過遂非無見善則迂之義欲望追寢
御筆仍正臣鹵莽之罪其事遂已嗚呼孰有負
重名於時致身至此而服義引慝同濟公議如
公者乎汲引人才如恐不及在湖南應詔薦宋
文仲吳獵蔣礪楊烜在朝則薦朱熹葉適吳仁
傑王明清修史苟知其賢不復以私嫌為忌其
他成就延譽使就嚴名者不知其幾也博極群

書而於春秋左氏尤究極聖人制作之本意左
氏翼經之深旨著春秋後得左氏章指二書益
經止獲麟孔子卒傳止韓魏反而喪之之後殆
未有此書也願見不可待則曰此吾身後之書
近既得之誦讀不已不揣而為之序其門人遂
以銘為請某欲述公行事或恐有觸忌之嫌自
以投聞十有三年已掛衣冠視蔭幾何知公為
最詳若畏避而沒其實豈不負吾亡友會粹未
集而病深恐溘先朝露不究此志小愈遂扶僮
而畢之公風度高遠動輒過人詩律之精深字

畫之道媚登覽高致吟諷低昂親之則使人意
消王謝韻度尚可想也方主上在宮邸時察
案以詩為壽惟翊善黃公與公之詩皆有諷諫
上為置酒各親香所上詩謝之公後嘗奏知以
御札登諸召而跋其下以其藁示某未及刻而
公歸訪求此藁不可復得猶記其略云李札觀
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
臣相棘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
已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可善終哉益頌者
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教戒之義秦斯以來

此義殆絕某讀之為之感咽嗚呼此又先儒之
所未發也銘曰

溫居瀛壖儒學之淵間氣所鍾挺生斯賢舒向
金玉游夏淵源群書博極本末貫穿退然布衣
名震八埏晚登周行帝席為前典刑具存訓詞
是專王印螭陞史館經筵獨當雷霆力欲回天
經世澤民齊志終為天之生才夫豈偶然儲神
毓秀其必有年宦匪不達受才則全道之不行
賴有遺編後有百載復見儒先哀哉止齋見世
銘鐫

詩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

一

全

道

之

不

行

行

其

道

之

不

行

行

其

道

之

